

三穗苗族民间文学资料

(第一集)



三穗县民族事务委员会 编

一九八六年二月

前 言

《三穗县苗族民间文学资料》第一集编成了，这是三穗县人民的一件喜事。

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，在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里，苗族是历史悠久的成员之一。从她的祖先到她的子子孙孙，都是勤劳勇敢的。他们用智慧谱写着自己光辉的历史，创建了自己灿烂、独特色彩的文化。但解放前，苗族的社会地位低下，经济落后，她的文化不被人们重视。解放后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民族政策不断得到落实，才使苗族的文艺之花能够开放于祖国的百花园中。我县苗族文化第一次较系统的以文字记载下来，是党的民族政策光辉普照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。

《三穗县苗族民间文学资料》第一集汇集的故事、传说、神话、寓言、童话、诗歌，表现了苗族人民丰富的想象力、探索精神和对美好幸福的向往，歌颂了勤劳、勇敢、正义和忠贞不移的爱情，同时也无情地鞭挞了邪恶和懒惰。读这个集子，对于了解苗族的历史、现状以及苗乡风情，是有帮助的。

这本资料从开始酝酿到成书，都是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进行的，民委直接组织了这项工作，政协、教育、文化等部门给予了大力的支持。但从组织人员到定稿，这本集子仅用了一年时间，而且组稿人员都是新手，因此这里汇集的当然

就不是苗族民间文学的全部，其选材的地方性也不够普遍，难免比较粗糙，文字也存在不够流畅之处。然而它并不失为民间文学里的一朵小花，它那粗犷的自然美，将使读者得到一种清新的享受。

这里还要特别提出的是，从资料搜集到整理编写，绝大部分工作都是苗族的同志进行的。虽然他们来自不同岗位，但为了落实党的政策，振兴民族文化，合作得很好。他们高度的责任心和自豪感使人感动。为了核对一个故事在不同苗寨的流传情况，他们不辞数次奔波；为了尽量求得资料的完整，又不影响本职工作，第一稿的修改，完全是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的。由于他们顾全大局，统一团结，工作努力，资料搜集进行得较快较好。这本资料的编写成功，说明我县苗族一代严谨治学的文化人已经成长起来，这对于进一步发掘我县苗族民间文学宝库，是值得庆贺的。

苗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一样，是一个富于创造力的民族，她的文化是美丽而丰富的。《三穗县苗族民间文学资料》第一集只是一枝报春花，愿她引来山花烂漫，万紫千红。

万 中 元

一九八六年二月

目 录

故 事

里虾干.....	(1)
送 信.....	(20)
土生与妹豆.....	(23)
养金杉.....	(28)

节 日 传 说

古仗的传说.....	(39)
二月二巡礼.....	(59)
六月六的来历.....	(70)

地 名 传 说

杀狗田.....	(77)
鲤鱼坡的传说.....	(80)
稿桥龙洞.....	(82)

人 物 传 说

万官保牛.....	(86)
万金贵.....	(117)

神 话

铸日造月.....	(125)
-----------	-------

螺蛳姑娘.....	(134)
孝 母.....	(142)
够宝香.....	(147)
仰欧色和往内.....	(150)
迪淹的故事.....	(155)

童 话

兄弟分家.....	(169)
斗变婆.....	(173)
日月轮流值日.....	(177)

寓 言

公鸡报仇.....	(179)
猴子与蚂蚱.....	(183)
青蛙和燕子.....	(188)

盘 古 歌

老人生长.....	(190)
十二蛋.....	(194)
众九千.....	(208)

情 歌

赞美歌.....	(244)
----------	-------

番 剧

里 虾 干

纳建沟有丘五间田，苗语叫“里虾干”。这五间田，上成圆形抵山坡，下笔直沿河，左右两头尖，远看象初七八的月亮，半圆形。

这五间田，每间面积相等，正常的年产量一样的二十挑。如果连成一大丘，那就是整整的一百挑。这田，原来就是一丘，后来分成五间的时候，老班议得有话：谁要把它连成一丘或两丘，他家要绝子绝孙，遗臭万年。至于会不会如此，其实也没人较量过，因为这里有个故事太惨了，使你听而生情，深深叹服。

古时候，这田的主子不知转了多少转才到了神保家。神保家虽然算不了财主，但这时他老俩口只有个独崽，全家三口人，有这旱涝保收的百挑谷子，他一家常年不愁吃穿，过的是上等生活。神保老婆四十六岁才生这个独崽，当然很宠爱，一直称他为“号”，就是嫩儿的意思，生怕取了不顺风云的名字，招来什么灾星病痛。这“号”长到了八岁、十岁还没有取名，童伴中不知谁就加了个“巴”字，叫“巴号”，就是老嫩儿，神保夫妇听了蛮高兴，也叫他“巴号”，全寨也就这样喊他了。

神保夫妇有两条心计，一条是稳保这百挑家业，富余的也不想再添家产，只求心安理得地住着早年起好的三间吊脚楼，正正规规的过这清闲生活就行了；再一条呢，就是盼子

盼孙，子是盼不来了，盼孙的心却很重。巴号十二岁上，就把他的婚姻和老表土林的长女妹耶订下了。说是老亲老戚，亲上加亲。妹耶比巴号大一岁，长得五官端正，只是许配后两个月，妹耶得了什么急病，死了，两家都很伤心，特别是妹耶的妈更是哭得死去活来。过了两年，神保和士林又悄悄地把土林的满女妹鸥许配给了巴号。这回所以要“悄悄”，是怕象妹耶那样对不住巴号。士林连续把两个姑娘许给神保做媳妇，一方面是想报答神保，青黄不接时，神保年年都要接济他一些粮食，日后还有个靠处；另一方面，婆家是自己的亲姐姐，将来不会有什么对不起自己，对不起姑娘的后顾之忧。这妹鸥比巴号小一岁，比夭亡的姐姐长得还要漂亮。她不光是人材好，活路也做得好。两个哥哥娶了嫂嫂都分家另起房子住了，妈妈体弱多病，尤其死了妹耶她痛哭那场后，常年卧床不起，家务事就落在妹鸥身上。一成不变的洗洗刷刷，缝缝补补，她做得有条有理。她有一双灵巧的手，从来不让爹把坡上回来等饭吃，也不让爹妈衣裤通个洞，补巴虽多，颜色尽量是一样的，干干净净的，左邻右舍的见了都说妹鸥比她妈利落。她妈多病，请不起药师，她就从小河沟捞得些鱼虾燎干，包着一包去药师家，双膝下跪，甜甜的叫两声“够祥”（师傅），然后把妈妈的病历一五一十讲给药师听，求他给个方子，药师看她可怜，给她说了两三个配方，回来自己利用上坡打猪菜的时候采来熬给妈妈吃，果然好了些，能出来晒太阳了。

士林屋坎上有个瞎大妈，无儿无女，没病的时候，自己摸着去讨饭，一旦有病，就只有靠邻居们服侍。妹鸥隔不到三天就给她送去一挑水，有时还帮她生了火才扶她起来，看

她衣服又脏又破，妹鸥又要她换下来，洗好补好了放在床头。邻居们都说妹鸥心地善良。屋上坎下的姐妹们最喜欢到妹鸥屋里来坐，有的请她剪个围腰花，有的求她挑个花边样，她都有求必应，热心开导，姐妹们不论年纪比她小或比她大，都尊称她为“鸥姐”。

巴号十七岁了，神保忙着要抱孙崽，就又悄悄到土林家，商量要妹鸥嫁过去，说是接嫁的费用全由神保家承担，不用土林家破费，只是古老古代流传下来的（女方要多少银子，多少糯米，多少肉）的仪式还不能免掉，随风随俗，以达到白头偕老。土林家下贫寒，当然满口答应。到晚上把这事和妹鸥妈商量时，妹鸥妈才晓得五年前土林又把妹鸥许给了巴号。于是一时那笔旧帐翻来：

“妹耶是怎么死的？她早不死晚不死，单在许给巴号两个月就死了，明明晓得巴号命里克妻，还要妹鸥去跳火坑，你……哎哟，我好命苦呀……”

妹鸥闻声而入，问妈妈是哪里不好，妈泣不成声，指着土林说：

“你问……那……没良心的……爹吧！”土林一时也慌了，不得不把事情摊开。为了减轻自己的过失，紧接着又开导妹鸥：

“妹崽，爹就是错了，也完全是为你好呀，你到娘娘家，不愁吃，不愁穿的，人家几多妹崽还高攀不上呢……”

开始妹鸥并不立即表示不从，只是低头默默听着，想着。等爹说完了，她才抬起头来说道：

“爹、妈，也可能女儿不孝，请你们往宽处上想，这是我一辈子的大事，我不得不冒犯老人家几句。爹，你不想一

想，神保姑爹的妈是你的亲娘娘，神保姑爹的老婆是你的亲姐姐，神保姑爹的媳妇也非得要你的亲女儿，姐姐许给他家死了，你又瞒着妈和我，要我去填补姐姐的缺位。爹，我们一家三代都要嫁给神保家，这……难道我们家世代都欠他家老婆吗？”说到这里，妹鸥眼一眨，两股泪泉夺眶而出，但她并没有去擦。她镇静一下自己的情绪，最后说：“其实你攀的不就是他家那百挑田吗？爹，这门亲事我不依从，求你宽恕女儿这回吧！”说完夺门而出。

士林只知道自己女儿从小听话，她做的比自己教的还要好，一路来说话都是软软的，甜甜的，有理有节。他满以为水到渠成，妹鸥不会不认。但他不曾晓得，女儿会说出这么一通道理，而且都是事实，句句都刺着自己那古板的心。这一夜，妹鸥妈又哭又闹，加上原来就有些病，说话也不连贯了：

“……孩子……是你的……可……是从我……身上……掉……掉下来的……肉呀，你为什么……不和我商量……一声呀？”士林不敢再应一句话，只是坐在床沿上不断地敲着火镰，磕着烟斗。直到鸡叫头遍，妹鸥妈看他可怜，又才喊他：“你，上床躺着吧。”士林缩卷在床角角，合不上眼。

这些，妹鸥坐在隔壁自己的床上听得真真切切，妈是没完没了的怨恨，爹是闷闷不乐的吸烟、叹气。

过了几天，士林这里卡了壳，没敢去回话，神保亲自上门来了。还没等姐夫开口，士林赶忙招手神保到门外说：

“你不要提那件事了，妹鸥和她妈都不肯这门亲事，你再缓一缓，慢慢来吧……”神保一听翻了脸：

“那怎么行？！巴号和妹鸥都大了，‘男大当婚，女大

当嫁’嘛，不趁你我健在，要等何时？我去当面讲！”土林想拦也拦不住，神保直冲屋里对着妹鸥妈说：

“舅妈，听说你还嫌弃我家巴号，不答应这门亲，这可是真的？”妹鸥妈看他单刀直入，也不象往回那样喊他坐了：

“哟！看你姑爹讲哪里话呀？我们高攀不上你那百挑田，我们门当户不对的，我家穷，可穷有穷的路数嘛！”

“不要忘记了，我每年都送给你家两三挑谷子哩！”

“你愿送，我愿得，送归送嘛，难道你要我家人来还呀？”

“我们是老亲老戚，你不要讲横话，舅妈！”

这时妹鸥在屋里怕妈软给神保，急忙走出说：

“老亲老戚就更不应该估人嘛姑爹！你自己上门来逼嫁好意思不姑爹？你家媒人是哪个？哪个时候‘打撒你’（订婚）？全寨哪个晓得，姑爹？你找不出吧？那我就不嫁你家巴号！妈，快煮饭给姑爹吃好回去吧！”

神保六十几岁的人了，一辈子还没碰到过这样的抢白，虽然口口声声喊“姑爹”，但句句都有刺，象碰到喝毛草一样难受。本来他要发一顿脾气，可他转念一想，还是先忍着点吧，这样声张出去有失体面，于是就改口说：

“妹鸥，你还小，你不懂，你爹和我早就说好了的……”妹鸥乘热打铁，步步紧追：

“我小你就更应该逼我嫁；我爹说好了，你就接他到你家当媳妇去吧！”说完转身带门“乓”的一声进里屋去了。土林在屋外看神保下不了台，赶忙去园场：

“姐夫莫生气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你是不是先回去？”

这时神保又有了依附的，反转趾高气扬起来：

“回去？这个好说，老亲老戚的。不过三天以内，你要去回话！”说完抽脚就要走。妹鸥在里屋听着话里有话，又破门而出。

“姑爹你慢走点，听我一路告诉你：我不嫁给你家！你也不害羞点，你妈从我家去，你老婆从我家去，我姐也不得不许给你家，姐死了，又来要我，莫过我家八辈都要嫁给你家？我家世代代都还不清你家老婆帐？！跟你讲，我爹不去回话了，你号着我家门坎去，再不要钻我家了，姑爹你走吧！”

其实神保早由土林又推又拉走出大门，妹鸥的话他顶多听到一半。妹鸥妈朝着那匆匆离去的背影撒出一把米，表示已把那瘟神送走。

神保怀着一肚子气回到了家。事情既然没有成功，也就不愿张扬出去，免得人家耻笑，有损名声。自己虽然不是员外之家，但凭着那百挑家业，寨上也是百里挑一的。别人知道了这等丑态，再添油加醋，绘声绘色，说是巴号年纪轻轻就过了两配，这多难听呀。他想着想着，把巴号和老婆喊来，叫一家守口如瓶，滴水不漏。

几天来，神保家很少出门，那件不愉快的事，他想别人当然无从有闻。然而天底下的事绝不象神保一家所愿，妹鸥这头不但不保密，反而大肆宣扬。除了土林一天闷闷不乐，埋起脑壳走路外，妹鸥和她妈逢人就讲，妹鸥还去和两个嫂嫂两个哥哥请求维护她。兄妹是一个口袋倒出来的，自然要维护她。两个哥哥埋怨爹稀罕神保那百挑田，两个嫂嫂壮着妹鸥的胆，说你死不嫁他家，他家也无法。妹鸥去和屋上坎下的



姐妹讲，姐妹们都说妹鸥有理，哪有“撒你”都不打就逼嫁的？何况是自己的姑妈、姑爹家？不怕得，大家帮你做主！妹鸥得到大家的同情和支持，内心十分感激。

坛口封得住，人口封不住。妹鸥这头的红红火火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蛮大个寨子都晓得了神保那狼狈新闻。尽管神保装病躲在家里不出门，和他相好的上等朋友还是上门去问个究竟，神保只得含含糊糊地应着，说是有这回事，但不象传的那么难堪。其实，神保痛恨得很，堂堂的上等门第，娶不来个穷媳妇，六十好几的大丈夫，被个黄毛丫头扫地出门，真丢脸！当时我怎么那样手软，那样持重于亲戚感情呢？太遗憾了！

这时候，在这一点就燃的火堆堆旁，又出来个夺弄鬼。这个是神保的远房侄子，叫“木漏”，“木”是本名，“漏”是硬的意思，三十多岁，因为从小打架厉害，不怕死，有人就加了个“漏”字。他想占山为王，听了还很高兴。木漏不下地做活，两手白白嫩嫩，哪家熟就哪家吃。这时他听到了关于神保的事态，觉得有利可图，于是他跑去对神保说：

“你太善心了满爹，要是遇到我呀，我就挟小鸡那样把那小太太挟到屋里来。不过现在也不晚，如果你放口，我只要几个家族虚掩一下，我包把你那漂亮媳妇请——到你巴号面前来。”木漏故意把“请”字拖得长长的，一方面让神保明白他的含义，一方面乘机观察一下神保的反映。只见神保眉飞色舞，他知道生效了，就进一步拨弄：

“只要小太太到了家，你就把她和巴号反锁在一个房间里，哪怕她是块铁也会软下来的。那时，你的名声已挽回，人家愿怎么讲，随他讲去……”神保听着，觉得在理。这本

漏不但能打先锋，而且有勇有谋。真个是“人家的痛在皮上，自家痛在心上”，他是本房人才来给我献计，“好客才三代，弟兄万万年”，下手为强，动！

抢亲的队伍很快由木漏等六七人组成，这伙人有本房的，也有外房的，一个二个登登独独，都是木漏的好搭当。一个吉日晚上，他们先到神保家楼脚领教，然后由木漏明细分工。木漏自告奋勇由前门进，谁堵后门，谁对付妹鸱妈，谁挡架妹鸱哥嫂，等等，最后问神保还有什么吩咐。神保讲了两条：一、按抢亲规矩办，二、妹鸱我是拿来做人，不是拿来做鬼，你们必须小心。请各兄弟给我出力，事成之后我会有报答。说着从身后拿出早准备好的一把香纸，一些糯米、茶叶、盐巴递给木漏（如果亲家默认，就拿这些烧油茶馕祖先），木漏一挥手，抢亲队伍趁着月光按约定地点各抄小路奔向土林家。

神保家到土林家有里把路。只一刚刚，抢亲队伍各就各位。这时不过象现在的八九点钟，但农家一天劳累，吃过晚饭就睡觉了。妹鸱爹妈也睡了，只有妹鸱还在点着松明在补衣服。木漏来到土林家门外，忽听土林在床上喊妹鸱出去察看猪圈关好没有，木漏心中暗喜，只稍妹鸱出来，马到成功。妹鸱应声走出修好圈门，正要转身进屋，突然从侧面闪出一条彪形大汉，两手伸开，将妹鸱拦住，小声说：“小太太，你姑爹要我来请你过去，还是你自己走爽快些吧……”妹鸱先是一惊，浑身起着鸡皮疙瘩，后来听口音，知道这人是木漏。木漏的手脚她早有所闻，姐妹们常讲，遇到木漏快躲开，不然他癞皮癞脸，摸摸卡卡的，厌恶得很。但这时木漏的口气，绝不是摸卡的事了，只要自己不从，一场厮打就在

眼前。她急中生智，硬的怕不行就来软的，于是也小声地说：“木哥，你这是做哪样嘛，就是走也不能让我光脚板走呀，这样去到他家怕你也交不脱差！”木漏一听，是呀，光着脚板进屋的新媳妇是坐不老的，我会挨一顿骂，何况她答应了，不如让她穿鞋再走。妹鸥不容木漏多想，只说了声：

“你在这里等嘛！”侧身进屋把门闩上了。妹鸥长长的松了一口气。为了不让爹妈为自己耽心，她没有跟爹妈讲。木漏发觉上当，急得象只断头鸡，但他立刻想到后门还有人，一声口哨响过去，后门钻进一个人。原来妹鸥还没睡，大意没闩上后门，让人钻了空子。从后门钻进来的人也懂得这抢亲的规矩：新娘不能出自后门，于是他又拉又推把妹鸥拖到大门内，顺手抽开了大门闩，木漏乘机一闪进来，妹鸥忙大声喊：“快点，爹，强盗进屋了！”话音未落，木漏把那油茶包甩在地下，两手抱住妹鸥，也顾不得妹鸥哭、打、骂，一直把她背到了神保家。

士林出来不见了妹鸥，地下留有油茶包，知道是自己的姐夫来抢亲了。士林想，抢亲是自古就兴的，不过自己的姐夫行的这一招，也未免过份了点，今后妹鸥如能回心转意当然更好，要是反抗呢，哎，到时再说吧。妹鸥妈咳着、喘着下了床，到堂屋一见那油茶包，知道姑爹家下毒手了，气得说不出话来，一把鼻涕一把泪，满腹怒气，拄着拐杖到门外喊天：“老天有眼呀，你去折搭神保家吧，让他一家虎咬龙喝，断子绝孙，我咒你一句得一句，咒你两句你背一双！”她又转过身来对着士林：“你这个老木漏，还不快去把两个崽叫来？”两个儿子的房子离得不远，听见刚才的吵闹，已猜到了八层，加上妈这么一喊，就全明白了。妈要求两个儿

子连夜去把妹鸱退回来，两个儿子觉得马上去不妥当，人家已有准备，明天一亮再去也不晚。士林在一边呆呆的磕着烟斗。

这一夜，神保家，士林家，两家都在商量着对策。

第二天天亮，妹鸱的两个哥哥，两个嫂嫂，还有妹鸱的几个平时相好的姐妹，排成长长的退亲队伍，士林跟在最后，要去退亲。退亲队伍还没拢神保家，远远就听见他家在划拳打码，说明他家一夜没睡。退亲队伍也不示弱，直冲到神保家吊脚楼下，极力喊要退亲。木漏早已在那里挡架，他边剔着牙边说：

“退是退不去啦！”

两个嫂嫂说：“不退也让我们看一看嘛！”

木漏笑着说：“那有什么看的！巴号和她两个现在都脱得光光的，一线不挂，你们不差我还羞呢！”

两个哥哥正要抡起棒棒揍木漏，士林家这边差人去远远报信：

“不好了，大妈不在了！大妈不在了！”

两个哥哥回头一看，是本房的一个弟弟，晓得指的大妈正是自己的妈妈，立刻象乌云压顶，整个退亲队伍哗然败下阵来。等他们三步并成两步地飞跑到家，妈妈倒在地上，两眼睁着，身上已经僵硬，一屋人顿时嚎啕大哭。……

哭了一刚，报信的本房弟弟说：“大伯，大妈死得盖伤心了，没断气以前还大喊三声鸱姐，我在外边听到，以为鸱姐回来了，进来一看，只有大妈一人，她翻了几下白眼就倒在地下断气了，我才去喊你们的。”士林呆呆地在一旁擦着泪。这时隔壁邻居的都来探望，屋子里，院坝头挤满了人，纷纷指骂神保残忍。妹鸱的大哥站起来鼓着一对红红的眼睛

对他老婆说：“你去给神保放信，他再不放妹鸥回来，他的房子就要颠倒翻天，人也要死个把抵命！”院坝头的人都轰动了，有的说做得对，有的当场表示支持。

神保那头听说出了人命，也乱了套，木漏那伙人领了赏早溜光了，只剩神保两老口商讨对付的计策。正在无计可施，巴号从门口远远迎来了妹鸥的大嫂。妹鸥大嫂本来说话高声大气，要讲的话也高声地讲了。妹鸥这时被锁在后楼房间里，听到是大嫂的声音，她撬着门大喊：“大嫂救救我，快开门，我在这里，快来呀！……”大嫂顺手捡了一个棒槌循声跑去，这时神保已经拿不出主意，只是跟在后头忙说：

“不要敲坏门，我来开就是，我来开……”说着，熟练地把木锁拉开，妹鸥从房间里撞过来，一把抱着大嫂痛哭起来，大嫂拉着她的手：“回去吧娘娘（她随她娃崽喊娘娘）！妈……”她本想讲妈死了，但这个时候她不敢说，怕妹鸥瘫在这里走不动。妹鸥当时太激动，也没注意追向妈怎么了，只是跟着大嫂脚跟脚地下了神保吊脚楼。神保丢了钱，丢了媳妇，也丢了脸，日后怎么做人？他避开妹鸥匆匆而去的背影，垂头丧气地回到里屋对婆娘说：“坏了，这蛇咬的木漏！”

妹鸥跟大嫂回到家院，姐妹们告诉了她妈死了的消息，她顾不得姐妹们的安慰，径直跑到里屋一看，妈妈已被停放在尸架上，妹鸥一头栽进妈妈的怀里泣不成声：“我妈呀，你怎么……走得……这么……快？走得……这么……惨！不！妈呀，你是……为我……才……死的！……千刀……万剐的……神保啊……”

妹鸥妈的死，不光使妹鸥家和神保家的鸿沟越挖越深，